八方书谭

伴行赵玫的“博物馆”之旅

黄桂元

静心阅读赵玫的新作《博物馆书》，在这个消费至上、娱乐至死的浮躁年代，几乎成了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。赵玫曾有过多次风尘仆仆的域外之旅，每次回来皆满载而归，为读者精心烹制出一道道“文化饕餮大餐”，其原因绝非偶然。“博物馆”象征着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，需要作家多年日积月累，耳濡目染，才能够在旅行中按图索骥，举重若轻，浑然激活点点滴滴的书面记忆。

赵玫的“博物馆”意识由来已久，若追根溯源，还应该说到她的第一次赴美之旅。1994年，赵玫第一次以作家身份出访美国，此前，她经过长期的潜心阅读，已知晓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种族、建筑、音乐、美术、电影等方方面面的相关知识，但也只是停留在“纸上谈兵”。踏上美利坚国土，她没有选择大多数游客蜂拥而至的著名景点，而始终处于马不停蹄的“寻梦”过程。博物馆、展览馆、名人故居、文化遗址等等历史的活见证比比皆是，印第安人的新家园，小镇们所散发出的特殊文化气息，孟菲斯的猫王山庄，罗德岛那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大房子……你无法知道赵玫走访了多少地方，了解了多少其间的文化宝藏和世事沧桑。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，赵玫目不暇接，顾盼流连，百感交集，很像是走在一条“朝圣”的路上。

这是行走的博物馆，也是书旅的博物馆。纷至沓来的场景呈现与记忆片段一一对接，赵玫破解了心中疑团，也找到了多年的答案。福克纳是“属于世界的”，也曾被赵玫视为“漫长的文学之路上的精神的旗”，福克纳一生都不曾离开过的南方小镇奥克斯佛，赵玫更是耳熟能详。当她提前两个小时赶到，独自一人虔诚地坐在福克纳故居前的木楼梯上等待开门，这动人的一幕提示读者，一位晚辈的中国女作家，与一位20世纪美国文学巨匠之间，流淌着怎样丰富的东西文化内涵。另一位灯塔一般的美国文豪海明威，与福克纳的单调生活经历判然有别，其传奇的硬汉生命过程整个世界难以复制，就连海明威的自杀死亡方式都是这个家族所特有的。走进海明威故居，赵玫坐在主人生前的椅子，“怯怯地”敲打着海明威用过的打字机，恍惚间岁月仿佛凝固，她明白了，“原来福克纳是那种用头脑和文字创造艺术的艺术家；而海明威，则是用生命本身创造艺术的艺术家，所以他的作品中带着明显的自传性，因为他生活的过程中就已经充满了戏剧性了。”就这样，赵玫把身临其境的特殊感受，传递给了无数读者。

去巴黎，游人当然要去卢浮宫、凡尔赛宫、巴黎圣母院、埃菲尔铁塔，赵玫最牵挂的却是坐落在圣日耳曼区的“左岸”，那个曾凝聚着“人文精神”和艺术信念的沙龙。导游为此感慨，说这是他当导游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到“左岸”。如此，赵玫与学艺术的女儿若若找到了著名的“双偶”咖啡馆。法国文学和艺术是浪漫的，严肃的，也是先锋的，另类的，圣日耳曼区就曾居住过雨果、乔治·桑、纪德、萨特，而这里咖啡馆的常客中，也曾出现过毕加索、兰波、海明威、萨特和波伏瓦的音容笑貌，只是昔人已逝，盛景不再。应该感谢赵玫，如果不是她的《博物馆书》，几乎已被娱乐时代遗忘的圣日耳曼区、“左岸”、“双偶”，仍会在人迹寥落中沉默下去。而行走于印度，喜欢杜拉斯的赵玫，“爱屋及乌”地把孟买想象成了那位法国女作家笔下的加尔各答。赵玫在孟买寻寻觅觅，却恍若来到了恒河流域或湄公河流域，来到了加尔各答或是西贡，作家写着所见所闻，虚实交融、扑朔迷离的“印度星云”，原来这是一种错位的感觉，“杜拉斯的印度是虚构的。一个虚构中的地理学概念，在文学创作中本无可厚非”。

赵玫的写作之路始于文学评论，这段笔墨经历赋予作家深阔的参照视野与精确的分析、归纳能力，而又在其“博物馆”之旅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受益者自然是读者——一路相伴，不虚此行。

时间的味道

葛克友

终得闲暇回故里——鲁南小村，探望父母。一个阳光的午后，外出打工回乡的堂兄、堂弟们，邀我去附近的小河钓鱼。不去不打紧，阵势甚为壮观，那么多的垂钓者，穿着汗衫、大裤衩，光着脚丫子，手执简易鱼竿，悠闲地钓着。在他们眼里，似乎没什么时间概念，根本不计时间成本。累了，就地一坐。投入沉浸，沉静淡然。心思，全在漂在水面的浮子上。

鱼不大，鲦鲦、小草鱼上钩的频率却很高，不经意间就是一条。偶有泥鳅、昂刺鱼、刺泥鳅等小鱼上钩。时间之于他们，似乎根本不存在，垂钓的乐趣替代了一切。时间悄无声息地溜走，没有丁点感觉，有时又静止凝固了般。即便一天不吃不喝，也不觉得饿渴。树叶哗哗作响，这是风的声音。布谷鸟的欢鸣动听悠长，让我一下子回到童年。蝴蝶在大豆苗上旁若无人地低飞起舞，火红的红蜻蜓美美地栖息在野草枝头。不足盈尺的小水蛇倏地钻入水草丛中，找寻自己的乐巢。静水缓流，野味满目。物我两忘，快乐绵长。

如此野趣，如此不经意，如此接地气。无怪乎有那么多人对垂钓趋之若鹜。农忙之余小歇一把，醉心自然，享受享受，还可以磨磨性子，修养身心。

堂兄告诉我，垂钓者们大都是外出打工，于生意清淡时回故乡，看看长辈和孩子，连接亲情，干点农活，张弛有度，放松自己。

是啊，放下自己，放空自己，拿上鱼竿，往小河边一站，将繁忙劳累浮躁统统归零，这是怎样一幅写意的风景！

这是自然的味道，这是夏风的味道，这是阳光的味道，这是故乡的味道，这是时间的味道！穿越流动，静止凝固，悄然无声。这味道，甜美悠长，随意自然，幸福逍遥，总在心头绕。

胡同儿

徐城北

这两年新起来的京剧名伶，各方面与昔日都大不相同了：在北京，我打个比喻，就像街市上的东西长安街连在了一起，他们各挑大梁，担起了演出的重任。演出，经常在国家级的三大剧院。得奖很多，层次也很高，他们参加某晚的演出，经常是开着私家车来。演完戏，朝后台的各方面点点头，退回自己车中，一踩油门，“磁”的一声，便无影无踪了。剧院安排他的演出，不能直接通知到他，他有什么事，却可以直接通知到院。他如今很多事情上都有了官职，于是他还聘任了自己的秘书，旧时戏班中这些人叫“跟包的”，专管自己某方面的私事。名伶雇佣他（们）得单花钱，但确实是值得的，其中有些人是自己的“朋友”，他们能提供各种信息，它们很值钱，角儿有了它就更值钱。于是，名伶就越发成为了时代的骄子。

他们过去并不降生九天，他们大多降生在胡同儿，这是北京最细微也最有生活气息的场所。胡同是北京的毛细血管，牵涉到底层人民的生老病死。一般只有几十米，近百米长，彼此弯套弯，大胡同中更有小胡同。它们不过一二百米，但街面上什么铺子都有，从婴儿生下来，到他最后的死亡，有什么问题就在胡同里解决就成了。今天的时代宠儿，他们来自胡同儿，但很快从胡同走了出来。他们走上大街，他们走出北京，甚至天津、上海也不能挡住脚步。他们发达了，他们聪明了，见识了外面最鲜活的东西，有些人又回到胡同中，他们推倒了原来破落的四合院，他们平地起高楼——再看不起原来那些破落的院子，而是住进这里新盖起的高楼大厦。他们习惯了北京上海的各种星级酒店，那里远胜过过去的老房子与老规矩。他们乐于生活在上层之中。他们能够左右逢源，甚至比各界的人物一点不差。他们找到新中国这个空前的大舞台，真是过去任何时候也无法比拟的了。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一切，他们也说起旧时代的胡同儿，但他们说起的只是旧时代浮泛的浮萍，对浮萍下面的肮脏，则说不太清楚了。

建设新北京，目前也遇到一个空前的障碍：胡同儿怎么办？新的建筑学家希望彻底扫荡之。但这被证明是有缺欠的，老北京有许多珍贵的东西，从各种文玩到四合院再到英明绝顶的中轴线。所以，现在每个真正的北京人，都要经由正确认识抢救这些北京的珍宝，正确辨识这些老东西中的正反两面。这一来，摆在现代北京人面前的任务就大了和艰难了，您工作并且生活在今天的北京，有无数让您需要学习并认识的新东西，套用一句老话，那就是生活不止，学习与分析也不要停。像新近总结出来的四条北京精神，就是如此。

当然，物质上的胡同是越来越珍稀的了，不能轻易拆除它啦，同时更不能随便拆除它当中的砖瓦木料等等的了。但是，未来的北京新城，毕竟要建立在这样复杂的基础之上，我们作为现代的北京人，也必须逐步分解眼前老北京的种种迷障，才可能把包括京剧在内的种种旧文化的两个方面，给予认识并辨别清楚，更在实践中把新旧中的好坏良莠分离开来。胡同可以减少，但是不能根除。一旦绝了，那后果可就麻烦啦。

碎思

凸凹

晚，看电视时不能入定，总有游丝出现，索性抻纸而记——

公鸡总是叫的，但人们已充耳不闻，认为时代已变，时间的刻度只痕于钟表，它的用度，仅限于餐桌。但公鸡不察，激情永在，红额冠，醒睡眼，无丝毫懈怠。即便是高楼大厦，草木不生，它也有时间感觉。

母鸡一下蛋，就咯咯地叫，至今不改，惹人烦厌。认为它太重自我，稍有成就，就大声宣言，境界低下。但若换个角度，结论就不同：母鸡有担当，怕蛋丢失，善意地对人提醒，及时地捡。因为当下非分之念泛滥，处处伸手，理直气壮地掠人利益。如此看来，母鸡之叫，是在体贴、悲悯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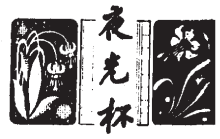
小猫不知贫富，也不分家人与路人，只要施以美食，它就对你温顺。家人不悦，说小猫无心，且嫌贫爱富。其实猫小气度大，不揣阴私，放眼四海，对谁都信任，最懂感恩。

小鸟无肉，却鸣于高枝；猪羊慵肥，却只能呆于圈中。狼性不羁，荒原奔跑自食而足；豚鼠温顺，离开豢养就不知寻觅。都诠释着众生平等的道理。

人与人相晤，高声说话，常意味着心远；情侣蜜语，总是声低。公然而大声的斥骂，往往失去分量，因为它首先暴露的是自己的劣相，把旁观者的同情推给对方；而小声的怨责，因为只有对方能够听懂，反而有锥心之痛。

玫瑰状爱情，虽美，却不耐思量，因为花开有时，很快就凋零；松柏喻友情，虽无华，却意韵悠长，因秋霜冬雪，总是青的。

人心虽热，时过即冷；碑刻虽硬，却易风化；字纸虽薄，却藏之久远。所以，记忆的保留，不朽的实现，人心不如碑刻，碑刻不如字纸。这或许就是写作的意义。



宠辱不惊

（国画）

朱新龙

小诗二首

王少普

一、观天妃宫炮台

假日与友同游江南小镇。先到乍浦，观天妃宫炮台。这一带是鸦片战争古战场。在中国走向陆海复合强国之际，回顾历史，教训不可或缺。

蓝天白云晴空远，波缓浪摇海湾矜；乍浦五月花绕城，天妃炮台游人欣。遥忆当年硝烟滚，奕经骄败英军侵；御敌炮吼犹在耳，东海涛声似又频。

二、游莫氏庄园

又至当湖，游莫氏庄园。该园建于光绪时，布局精巧，玲珑剔透，但园内所悬『六经以外别无文章，五伦之中自有乐趣』条幅，令人深感封建文化之闭塞。国学振兴，须以世界眼光。

高墙森然曲径幽，厅堂庄严楼阁奇；桥展娥眉池亮眸，紫萝垂锦芳草萋。『六经以外无文章，五伦之中有乐滋』；先圣亲友方入眼，心窄惟成小园姿。

心态

徐长顺

外表美的女人，在你面前一站，你会说：真美！但只有美在外表的女人，不是真美。

女人在外表和心灵达到完美时，却发现外表的美抗不住风雨的侵蚀。人会老，当女人叹息着老的时候，她也就少了自信，少了完美。这时有人说：女人真正的美，源于心里的自信，是天然的美、是单纯干净的美、是一种静静的美。身在闹市，静下心来，无求无欲，只珍惜那一个爱着自己的人，在天涯、在咫尺、在曾经的美好里。老了，只是老了罢了。自信可以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。轻松简单地活着，每天都会有梦！

墨香七宝

宋海年

对书法家杨耀扬来说，那年的春节难以忘怀。大年三十，他与同是书法家的镇领导王俭去拜访市书协领导。拜访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、七宝蒲溪书画社顾问戴小京时，戴小京说，耀扬，你今年春节不要休息了。见杨耀扬不解，又说，市书协接到中国书协关于申报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的通知，七宝完全有条件申报。中国书协正月十五要召开会议，他可以推荐。王俭当即表示全力支持。杨耀扬心情振奋，说一定会在春节期间完成所有的申报材料。

杨耀扬是土生土长的七宝人，如今是中国书协楷书专委会委员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特约教师。千年古镇的书法文脉如蒲溪之水，润泽了他的笔墨。他理应为传承故乡墨香，尽一份赤子之心。因此在三年前，他回七宝担任了上海市书协七宝书法创研基地主任。尽管申报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的条件近乎苛刻，但他有底气。这些年，当地政府为打造“文化大镇”，给予了政策扶持以及经费和硬件上的支持，而他则通过人脉关系，聘请不少书坛名家开办书法系列讲座，并通过举办本市和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、劳动节和国庆节期间举办书法笔会等众多书法活动，把七宝的书法推向了全国。

然而，要在短时间里完成一系列申报材料，谈何容易。除夕夜，窗外爆竹声声，但他心中却始终回响着戴小京的声音：“七宝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，在上海得到了很好的保护，一旦评上中国书法之乡，将成为上海书法艺术的一张名片。”是啊，七宝书法，从西晋名士陆机书写《平复帖》时的缕缕墨香，绵绵延续到赵孟頫、杨维桢、屠隆、吕克孝、林则徐、张充仁在七宝留下的墨宝，直至今日，老街的历史遗存、艺术藏馆、文房宝斋，以及店铺书体纷呈的匾额布幌，小巷深处字迹犹存的碑铭勒石，无不见证了古镇文脉相承的书法渊源。就他而言，源自魏晋风骨的小楷，与七宝之一宝——成于五代十国的《金字莲花经》楷书长卷恍若神交。

整个春节，杨耀扬理首书案，几乎足不出门。申报材料包括三个部分：历史文化、经济与文化相关情况以及申报现状。七宝镇经济总量和质量位列全国千强镇第17名。与此同时，七宝镇全力打造以书法为重头戏的文化品牌。七宝大地，墨香浓郁。社区学校的书法沙龙遍布各个居委，校园内外，中小学生习书蔚然成风。在每年举办的市青少年书法大赛上，七宝学生年年获得等级奖奖项。书法特色学校黎明小学，成了市书协闵行区考级点和教学点，连续多年获市教学优秀组织奖。七宝蒲溪书画社，书法作品屡屡入选市级以上书展。七宝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，连续两届获“中国书法家进万家活动”先进集体称号……

春节过后，杨耀扬如期把材料送到戴小京家。面对厚厚一叠完备的申报材料，戴小京感慨之余，即代表市书协写了推荐信。经中国书协实地考察，千年古镇七宝，终成“中国书法之乡”。

十日谈

老胡的文化经是什么，明请看本栏。

社区文化追梦者